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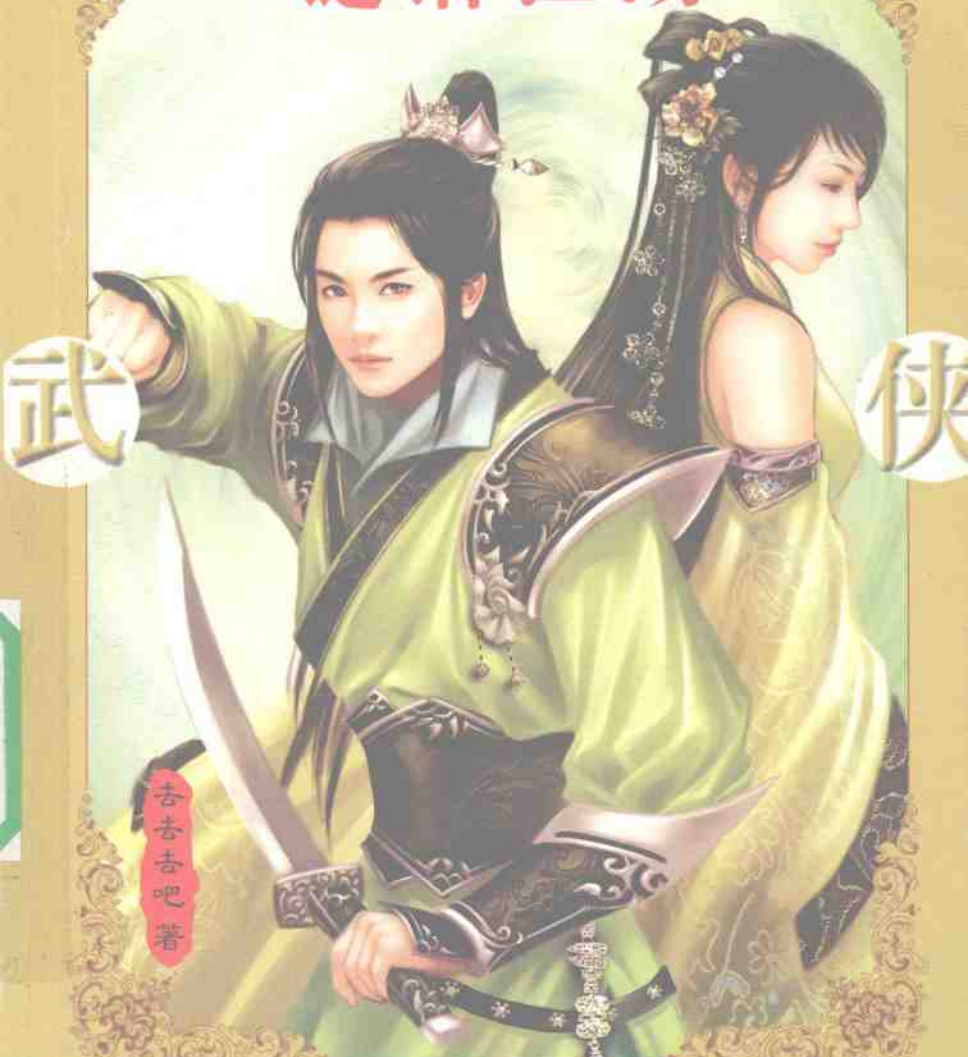
春风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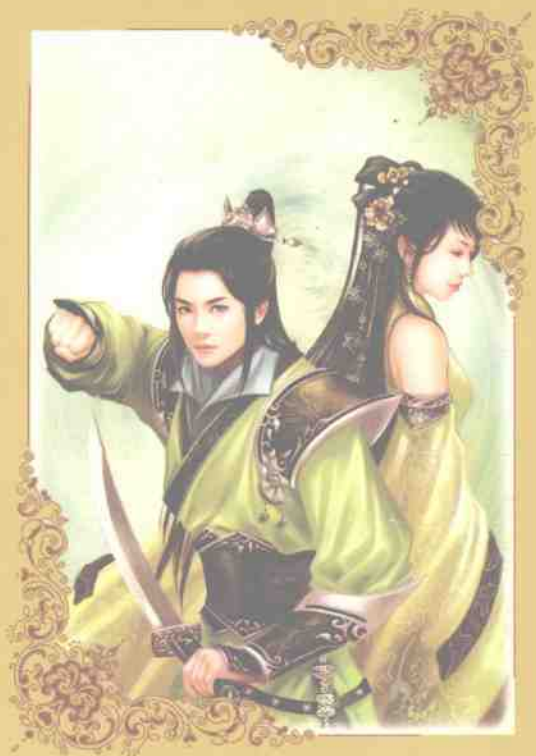
谜语江湖

武

侠

吉吉吉吧著





上架建议：武侠小说

ISBN 978-7-5313-3270-1



9 787531 332701 >

定价：20.00元

谜语江湖

去去去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去去去吧 20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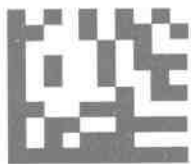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谜语江湖/去去去吧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8.10
ISBN 978-7-5313-3270-1

I. 谜… II. 去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79954 号

春风文艺



手机扫码或发春风文艺
至10658028访问网站

使用方法: (移动用户)

方法一: 直接上网。

编写短信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发送至“10658028”,
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即可上网了解更多。

方法二: 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。

发送短信“A”至“10658028”, 访问回复短信中的链接,
免费下载并安装“条码识别”软件后, 打开软件, 扫描二维
码或输入“800024”或“春风文艺”访问网站。

本二维码服务由中国移动提供, 无信息费, 咨询电话
10086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)

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

责任编辑 温去非

责任校对 田 丰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幅面尺寸 130mm×186mm

字 数 175千字

印 张 10.25 插 页 2

印 数 1—10 000册

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313-3270-1

定 价 20.00元

常年法律顾问: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35670

我叫莲苦。从小在恨梅谷长大。

恨梅谷的岁月似乎只和冬天有关，一年有八个月，冰雪封阻了进山的道路，我的世界，只有雪姨和赵妈，还有开满整个山谷的恨梅。

恨梅谷

恨梅只开一种红色，一如雪姨终年不变的鲜红裙衫。如血如火，决绝漫长。

很多年后我才明白，那是一种寂寞至深的颜色，比如恨，比如爱。

我的剑是一支箫。失语箫。

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残荷听雨声”，我的剑诀竟然是这样一句美丽的诗。十几年来，我以剑为笔，在恨梅树下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地书写，从笨拙到纯熟，从有痕到无痕。

雪姨说，它的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二十六种以

雪姨说，它的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二十六种以

雪姨说，它的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二十六种以

雪姨说，它的每一个字都包含了二十六种以

上的变化，但是莲苦，你要学透它后彻底忘记它，“残荷听雨”最后只有一剑，至寒至坚无迹可寻的一剑。

所以，十几年来，有一半的时间我用来牢记，有一半的时间用来遗忘。但有些东西始终在记忆里：那些轻轻飘落在箫孔上的柔弱花瓣；黄昏时冰面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倏然折射出的温暖光芒；风雪中凝然不动的雪姨不断飘动的长发和红色衣袂；还有小时候摔在雪地上，赵妈心疼的泪水落在手背上的温热……

一年有八个月，我的世界是沉默的。当我十岁能将剑诀倒背如流的时候，雪姨就不再给我指点。我练剑，她只是静静地站在远处凝视，一动不动。而赵妈，是个哑巴。

因为珍惜所有的声音，我具备了狼一般敏锐的听觉。我听得见雪的飘落，梅的颤动，几百米外雪兔在雪地上的轻窸。

恨梅谷里有许多书籍。那些文字与我，是无数被封存下来的声音，静默却有着无限浩荡。虽然书中的世事和思虑，与恨梅谷中的我似乎没有任何意义。

书房里还有不少陈旧的箫谱，对它们我有天生的识别和感应。但是，我始终无法在失语箫里

吹出一个音符。

我不知道，是什么会让一支箫沉入喑哑。

我是这样盼望五月，盼望离叔进山的马车。五月，恨梅落尽，会有稀薄的绿草生长，离叔的马车上不仅有食物、衣裳、烈酒、书籍、药草，还有冰姨。

冰姨和雪姨是不同的。浅紫淡绿粉红鹅黄的冰姨，一如五月柔软的芳草，有着甜美的声音和熏人欲醉的芳香。十岁之前，她会把我抱在怀里轻轻摇晃：哦，莲苦，快长成一个男子汉吧。

怎样才算长成男子汉呢，冰姨？

等你练成“残荷听雨”的时候。

每当说起“残荷听雨”，冰姨就会变成和雪姨一样，眼神遥远而悲伤。

一年之中，冰姨只来一次，一次七天。但四个月之内，离叔却是常客，来来回回给我们运来足够整个冬天的食物。他叫我少爷，教我豪饮，识别百草。是的，豪饮也是我的功课。“残荷听雨”是天下至寒之剑，习练者必须身居极寒之地百寒不侵，才能不为自己的剑气所伤，而烈酒有助于温暖我的血液。

偶尔雪姨也会沉默地陪饮几杯，每当这个时候，她苍白的脸上会有红晕洒开，眼神格外清澈

柔和。我喜欢那时候的雪姨，所以我喜欢酒。

我亦喜欢药草苦涩温和的香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常常对着药草说话，想象它们在阳光下曾经怎样舒展枝叶青翠生长，这让我非常着迷。

十四岁的时候，离叔的酒量已不是我的对手。

怎样才算长成男子汉呢，冰姨？

等你练成“残荷听雨”的时候。

为此，我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恨梅树下书写。

十二岁，我出剑，漫天落红如雨。多年以后，每当有人倒在我的剑下，这场花雨都会在他喷薄的血中出现。死亡是件凛冽绝美的事情，我宁愿相信这不是误会。

十四岁，我出剑，恨梅纹丝不动，但三天后，它们相约着枯萎在枝头。

十七岁，我出剑，恨梅没有异样，在八个月的花期内寂艳如常。但是十八岁的那个冬天，所有我剑气触及的恨梅树，都不再有花朵开放。恨梅是天下最不畏寒的植物，而我的剑寒，竟然冻结了它深植于冻土下的根。

在不再有生命的恨梅树下，我看到从来不哭的雪姨眼中的泪光。而赵妈，更是拭泪不止。

我知道，我将要离开恨梅谷了。

十八岁的我亦模糊知道，以雪姨冰姨还有离叔赵妈这般长久而坚韧的耐心，他们等待的，一定不仅仅是要我成为一个男子汉这样单纯的目的。

赵妈没有过完那个冬天。

有一天夜里，她睡过去后就再也没有醒来。

埋葬赵妈的时候，我在她的身上、脸上盖满了恨梅花瓣，一层又一层。

我想她睡得暖和一点，闻得到安详的花香。死亡是件祥和美丽的事情，我宁愿相信这不是误会。

她是第一个离开我的亲人。表情宁静，没有任何告别。

芍药村

芍药村没有一株芍药。

只有风沙，瘦弱的庄稼，贫穷和脏乱。

因为风沙，人们每天脸上都蒙着灰尘。所以，这里的人心情都不大好，为了一瓢水，就可以棍棒相见。

所以，我的耳朵里每天都充斥着各种争吵斗殴声。

但是这沙漠中的村庄，每个月却会有一次热闹的集市。

紧挨着芍药村的赤焰山，不仅带来终年的炎热，它的土能烧制出罕见而美丽的陶，它的岩石还是盖房子的上好材料。

每个月，进出的驼队掀起的漫天黄尘，总是要好几天才能平息。

所以，我的耳朵里经常还充斥着采石声和买卖的市井声。

而脏乱和炎热，正是我必须在此停留的原因。

我和离叔。

雪姨说，莲苦，你一定要记得，世间万物，至坚必有至柔，至寒必有至热。真正的残荷听雨，当坚柔相济，寒热相融。人人火炉而剑如冰雪，身陷泥淖而心比水清。

你或已可做到无坚不摧，但是莲苦，无情不摧才是残荷听雨的最高境界。

世态的炎凉，人心的困顿和污浊，于你，亦是一样不可避免。

所以，我来到了芍药村。

离叔是这里的郎中。

整个村庄，只有一处小小的泉眼。

每天为了汲水，我都要和村子里的人一起，走半个时辰的山路，再排上几个时辰的队伍。

漫长的等待，即便麻木也会有人失去耐心。因此每天我都可以看到推搡、争夺、取巧。

在集市上，我看到人们怎样讨价还价，有一次，来福为了抬高自家石料的价格，说长生家的不好。结果，两家打起来，谁也没卖出好价格。

这有利于我辨别狰狞、狡猾或者算计的繁复表情。

很久以后，我在江湖上看到许多一心想成就伟业的人，他们脸上常常流露的，和苟药村里的人们争一碗水、一文钱时候的表情，实在并没有什么两样。

没有水，我和离叔的长袍无法保持洁净。我们亦总是灰尘满面，和村子里的人并无不同。

有时候，刻意的洁净说明心存傲慢。

跟着离叔抓药，我仍然很少说话。但是喜欢倾听脉搏。它们在人们的身体里，像一条暗藏的河流，有时微弱，有时舒缓，有时剧烈。充满倾诉。

我亦渐渐习惯伤痛、恶疮、死亡。它们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自然的事。

习惯，直到漠视。

莲苦，世间情感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尊重它，然后，漠视它。

只是雪姨，为什么仍然会有些东西一直在记忆里：隔壁刘婶送来鸡蛋时卑微的感激，饥饿的孩子接过离叔的饭团后突然绽放的脏脏的笑脸，还有，总在我剑中出现的风雪中你不断飘动的红色衣袂和赵妈的泪水……

一年后，赤焰山炙热的深谷里，我刺出了那一剑。

无痕，无喜无悲。寒凉沉寂。人语声并道：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留得残荷听雨声”。

原来，芍药村和恨梅谷，可以是同一个地方。

离开芍药村的那天，离叔说，很多年前的芍药村，是个绿树和湖水环绕的村庄，家家户户飘满芍药的香。少爷，有些事情我们要始终心存敬畏。

芍药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将离。

离叔名叫将离。

古道

我要去的地方叫羌城。

那是个边塞小城，最早是边关守卒的粮仓。出了羌城，就是关外。所以无论是出关客还是归人，都愿意在那里做短暂的停留。

人多了，就有了城。

少爷，你以后会明白，世间诸多看似完全相反的遭际，却往往深藏同样的触动。诸如去国和还乡，成功和潦倒，圆满和离散。

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

一座让人想起将军白发征夫泪的城。

我果然看到了将士。

一座砂石岗的残垣边。二十几个正在歇脚的押送粮草的将士。有人在吹羌笛。

笛声中，好像有人因久别重逢而无限欢喜，又好像因这等待的时间实在太过漫长而无比凄凉。

戈壁、落日、断垣，古道、将士、残笛。

这样的图景，可以徒生豪情，也可以枉断肝肠。我和离叔不由得都放慢了脚步。

然后我就听到了短箭飞来的声音。二十六支短箭。二十六支后面还有更凌厉的八支短刀。与此同时，我听到有二十五个人已经拔出了兵刃。只有那个吹笛的人还一动不动，他的白发在风中颤动，似乎已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笛声里。

漫天花雨，喷薄的血。死亡是一场华丽的海

市蜃楼。

笛声止。

因为吹笛人已经倒下。

另外二十五个人，也已浑身寒战，跌坐在地。他们的脸上都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。

他们难以置信，是因为甚至没有人看到我出手。

“你本不应该用喂了剧毒的暗器，对付一个尚不知来意的人。”我对吹笛人说。我对一个已经倒在我剑下的人认真叙述我杀他的理由。我杀他，却放过其他二十五个，至少我欠他一个理由。而我想他听见，所以让他一息尚存。

但是难以置信的是，我看到他在微笑。

他说：“很好，你做得很好。现在我相信你所言不虚。”

他对离叔说。

我转过头，看见离叔已经热泪盈眶。

他又说：“身处险境尤能明辨秋毫惩戒分明，能杀伐决断又还心存仁念。十八年了，我想我已可放心，很好，很……”

他的话没说完。我看见倒在地上那些伤者眼中的热泪，我看见离叔已经跪下：“恭送将军！”

我杀的一个人！”

在离叔讲述的故事里，将军曾浴血保护过襁褓中的我，曾为护送我而千里迢迢。

我想起他的笛声，好像有人因久别重逢而无限欢喜，又好像因这等待的时间实在太过漫长而无比凄凉。

我觉得这样荒凉。

“少爷，你不必愧疚。若非如此，你必定也已死在将军的暗箭之下，他的“穿杨箭”已是天下无双。他们虽无杀你之意，但确是使出全力，招招致命。因为将军以为，你若是连这一关都过不了，那么到得江湖，你也马上会变成死人。”

“少爷，这是将军的决定。他希望用生命让你从此牢记，有时候你最大的敌人也许就是你认为最可信任的人。”

“少爷，人这一生终究难免错失，你以后注定还会杀错人。对已经发生的错误，若无法弥补，可以记得，但万不可沉溺。”

“少爷，无情不摧才是残荷听雨的最高境界。”

可是离叔，如果可以选择，多么希望有更好的方式。

离叔和我开始为受伤的人包扎，并让他们服下雪融丹。若不如此，寒气会纠结在五脏六腑，在每个雨雪天气，侵蚀他们的身体。和离叔一样，他们叫我“少爷”。他们的身子发冷，但眼神温暖。像此刻漫天铺展的云霞。

而我只是觉得心酸，因为知道这生命的些许慰藉和片刻宁静也只能是稍纵即逝。因为我已经听到了远处纷乱的马蹄声。

八匹八匹马。八个身佩长剑的人。

为首的两个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，华服锦带，眼神明亮而骄傲。也许是第一次到江湖闯荡，他们的马蹄比其他几个年纪大的更急更快。

杏衣少年的马上系着一只受了剑伤的狼，沿路滴着鲜血。蓝衫少年的怀中有一只受伤的野兔。

看见我们，他们勒马停下。“师叔，有人受伤。”蓝衫少年喊道。

一个脸上有刀疤的长须中年人答应了一声。他们下马走了过来。我低下头，继续专心包扎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中年人问。

“我们遭突袭了，也许是马贼。”有人虚弱回答。

中年人蹲下来检视伤口，片刻，他的脸上露出奇怪至极的表情：“袭击你们的人长什么样，几个人，多大年纪？”

“太快了，看不清。好像有很多人，又好像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你说好像只有一个人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们的粮草都在，不是马贼。而且，马贼不可能有这样的武功。”中年人断然道。他的话音未落，突然长剑在手，指向离叔：“你是谁，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是郎中，正好路过，给几个兵爷止止血。”

这时，中年人左手两根手指已快如闪电地朝离叔脑门后的死穴点去。离叔似乎浑然不觉，我亦没有动。

在我眼里，这个中年人已是死人。

最后一刻，他的手指似乎要触到离叔的最后一刻，突然硬生生地收回。我仍然没有动。

“你不会武功，否则你一定会有反应，看来确实是个郎中。”

接着，中年人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：“这是泰山的金创药，止血极有功效，你给他们敷上吧。”

他转身要走，招呼其他人上马：“大伙赶紧上路吧，前面不远就是羌城，这一段路须得步步